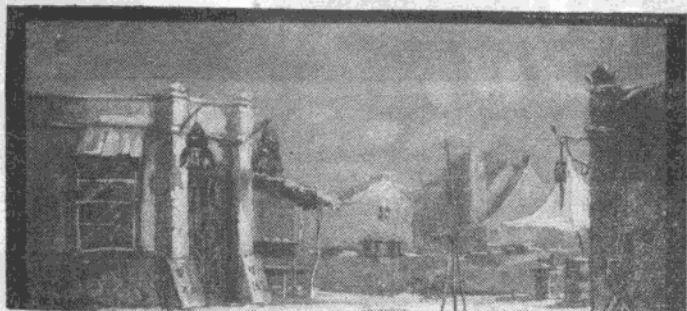


吹橫簫洞

海 默 著



中 國 經 典 大 社 社



第一幕 第一場
第四幕 第六、七場



第一幕 第二場
第三幕 第四場





第二幕 第三場



第三幕 第五場

設計者：杜春福、陈一云、欧陽琮琛、韓銓有、
吳耀初、安裕羣、彭曼丽

代 序

三月黃鸝盼春曉 枝头百轉桃花紅
若非虎步代龜步 怎把簫聲作笛聲

題 記

在朝鮮，我見過一個戰士曾巧妙地用廢鋁管作成一支洞簫，但比真正的簫多幾個孔，橫可作笛子吹，豎可作簫吹，只是豎吹時要將多余的孔堵上。

故借為劇名。

人 物

刘 杰——复員軍人，二十三岁。

刘 雄——刘杰的哥哥，现在是中农，三十五岁。

王鳳霞——刘雄的妻子，二十六岁。

刘 母——刘杰的母亲，五十九岁。

楊依蘭——刘杰的爱人，楊万福的女兒，十九岁。

楊万福——村支部書記，合作社主任，四十二岁。

王翠霞——楊万福的妻子，王鳳霞的姐姐，三十五岁。

王金魁——村長，王翠霞的弟弟，三十二岁。

王永富——四十六岁。

賈福元——自称山东来的复員軍人，二十九岁。

王永祥——貧农，村干部，四十岁。

王潔蓉——王永祥的女兒，十七岁。

馬 快——十九岁。

馬德义——貧农，六十三岁。

安振邦——县委書記，三十五岁。

穿灰制服的人——副省長，四十五岁。

王鳳祥

孙振兴 } 王永祥互助組的三戶貧农。

刘 茂

农业合作社的群众

作家

画家

摄影记者

公安厅的干部

王掌柜

跑 堂

出租汽枪的

市集上的群众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
八月。地点是在辽中一个小县的乡下。

序 場

時間：一九五四年八月。

地點：辽中一个小县城的集市上。

布景：整个舞台是集市的一角。台左前面有一家飯館的門面。因为天气热，窗子整个支了起来。从窗内可以看見放着布帘的單間雅座。从台右直到台左深处，杂乱的排列着兩行各色的商販。台右角的一小块空地上摆了个游戏营业的汽枪靶架。

幕啓：飯館的跑堂尖声的喝叫着：“大滿面三鮮餃子，包子面条热火的！”各色商販都在用各种动听的話招攬着顧客。人声嘈杂，牲口在不远的地方嘶鳴着。人們在狹窄的道上挤来挤去。在这混乱的集市上，最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个汽枪靶。人們紧紧的圍在靶架前。只見子彈連連的击中紅点。紅点是用火葯作成的，每中一发就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观众也同时叫着好。

射击的人叫王金魁，穿了一身新藍布作的制服，衣服新得象是紙扎的，尚未退漿的布面有棱角地閃着光，連裁縫師傅打的粉綫都還沒去掉。他身后背着一个特制的大草帽，帽沿上用墨水写了“努力进步”四个大字。他头上戴了一頂象西瓜皮一样的紅藍白相間的運動帽，脚下穿了一双高腰紅皮鞋。在射击时，他是很認真的，因为热，衣服

都解开了，露出贴身穿的印有“前进”兩字的黄背心他。
在观众热情贊揚下，連連把目标击中。

最后射击到一个坐标是台湾的圓洞时，就再也打不中了。

这时从圍得密叢叢的观众中，挤进来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軍装只是缺符号的复員軍人，他人长得很清秀，但是有点調皮样子。他背着一个又大又沉重的背包，背包上还插上一支鉛管作的洞簫。

一个青年（問刘杰）怎么样？这两下子？

刘杰（嘲笑地搖了搖頭）不怎的！

一个青年（慫慫地）你来一下！

刘杰（謙遜地退后一步）出这风头干啥！

一个青年（开玩笑地）連台湾都打不下来，这是政治錯誤。

刘杰（俏皮地眯着眼，抖着肩膀，捻着手指头走上前去，很隨便地）来，咱試試。

出租汽槍的（递鉛子）一千块钱十次。

刘杰看了看他那生意人的神色，順手接过汽槍来，装上鉛子，然后将枪一举，彈子打进圓洞。写着“台湾”字样的兩扇門打开了。

群众中立刻发出一陣轟然的叫好声：好！

王金魁（过来抓住刘杰）这不是刘杰嗎？吓！小子把我打倒了。

刘杰 哎呀！这不是王金魁二爷嗎？（不好意思）我可一点也沒看出来！听说你回咱村当村长啦！

王金魁 文化跟不上啊！你这是回家来看家的嗎？

刘 杰 复員啦！

王金魁 吓！出息啦！在部队上当了什么官啦？

刘 杰 （謙遜地）担任点排的工作。

王金魁 快呀！（慨叹地）你看我送走你那会兒，这么点，
几年，我当粮秣委員那会兒的民政助理都当上县委
書記了……怎么样？复員費帶回不少来吧！

刘 杰 （笑）二爷还是挺关心这經濟方面……

王金魁 （大大咧咧地）你沒听講課說，經濟是基础啊！

刘 杰 （笑）二爷几年不見这理論上也有兩套啦！不怪
說咱村离社会主义不远了呢！

王金魁 就是缺投資呀！要不是早就到了社会主义啦！

刘 杰 怎么？二爷拴上了大車了嗎？

王金魁 （不滿足地）三股里头才有咱九条腿啊！

賈福元叫着走过来了。賈福元拄着双拐，穿了一身
油膩的軍裝。他直奔王金魁面前。

賈福元 （飄嘲地向王金魁）村长，又显本事来啦！（机密
地走上来）走吧！都在那兒等你啦！

王金魁 怎么样？

賈福元 都說妥啦！王掌櫃的都包下来啦！

王金魁 （摸着刘杰的肩膀）走，不是外人。一块去，我
請客。不認得吧（介紹）这是咱村早先的兒童团团
长刘杰。这是复員到咱村的，大号叫賈福元。

刘杰被莫名其妙地推向那家飯館跟前。看打汽枪的
群众相繼散去，出租汽枪的也扛起他的靶架迁到另外的

地方去了。

刘 杰 （奇怪地）賈福元……你是咱村的嗎？我怎么不認得你啊？

王金魁 老家是山东的，奔他舅舅王永富来的。

刘 杰 王永富，不是那个富友嗎？

王金魁 （得意地）我已經把成分給他改过来啦！不过这位（指賈福元）可是正經八輩的貧雇农出身！阶级立場可坚定啦！从他一来，王永富老实多啦！哦！我忘了，他还是从朝鮮回来的哪！

刘 杰 哦！在朝鮮哪兒呆过？

賈福元 三登西边。运输团，知道吧？

刘 杰 挂彩啦？

賈福元 （自豪地用拐敲了敲左腿，腿上发出木声）假的。
他們說着已走到飯館門口了。招攬生意的跑堂看見他們，立刻用極其誇張的声調叫起来。

跑 堂 看座。王村长来啦！里面請！

正在这时一个瘦小精灵的人引了一个胖得要流下油来的人向飯館里走了进来。瘦的叫王永富，胖的是飯館王掌櫃。

王永富 （介紹）这是王掌櫃。

王金魁 （看刘杰楞在那里）不認得嗎？咱村的王永富。

王永富 （湊上来）哦！刘杰大姪回来啦！你大概还了解我的情况，我这陣是中农啦！

王金魁 （补充地）早先他的成分定得有偏差。……

王掌櫃 同志，得意哪一口，煎、炒、烹、炸，說！

刘 杰 （轉头）走！我不吃！

王金魁 （不好意思）这是咋回事？

刘 杰 我想連夜赶回咱村去。

王金魁 忙啥！吃完飯看戏去。天津来的名角。明天一早跟我大車一块回去。

刘 杰 不啦！我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回咱村去看看。

王金魁 天太晚啦！

刘 杰 不要紧，你沒看見，（指着天上初升的一弯新月）土地佬都給我送灯籠来啦！

刘杰說完走向台右，王金魁等也走进飯館內的那間單間，在棹边坐下来。这时集上的人已經漸漸散了。天色已接近黃昏。

王掌櫃 你們这位小伙子怎么回事？

王金魁 沒啥！从小就是那拗脾气。还是我送他参軍的呢！

王永富 他这也算是老干部啦！复員費准帶了不少啊！

王金魁 別急！我們那个村又沒有合作社，又沒上級管。

沒路走了，早晚得找我来入一股。

賈福元 不一定，这个人不太好惹！

王金魁 放心吧！他要不找我，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王掌櫃 咱們要能拉个长主顧也行啊！

王金魁 沒問題兒。我的貨全在給供銷合作社拉的粉条子底下压着呢！一棹都是新麦子，后晌你到大車站东牆根外头接吧！

王掌櫃 太好啦！（向外喊）燙酒。

興 堂 （用尖得出奇的声音回答）来啦！

——暗轉

說明：应一位导演的要求，仍然保留这个序場。原因是这样開場可以預示整个戏的气雾和基調。保留序場时，則可將第一場中从王金魁上場起，到刘母上場前一段戏刪掉。如果导演同志偏爱戏剧形式的完整，亦可刪去序場，保留第一場整場的戏。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四年八月。

地點：在辽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子的村口上。

布景：舞台右方三分之一处是刘杰家的門前和院牆。看得出来这兒曾經是地主的宅院，但現在已經年久失修了。透过傾頹的院牆可以看見一片整齐的房舍，与这兒的住戶遙遙相对，恰成显著的对比。那边是富裕的，这兒是穷困的。舞台当中是一条通向村里的大道。台左方有一片已經成熟了的蘋果林。在蘋果林边，有一个小桥。凡是从村外来的人都必須經過这里。远方，秋禾成熟了，禾穗輕輕地搖着，河水靜靜地流着。

幕啓：正是黎明时分。鳥兒已开始用它胆怯的声音敲着清晨的門，隨在鳥鳴之后，引出了雄雞的报曉声。

楊依蘭，一个很文靜的姑娘，正立在桥边望着蘋果林出神。

天漸漸明亮了，朝霞透过濃霧照在楊依蘭臉上。各种鳥鳴伴奏着雄雞的报曉已經形成了一片雄渾的大合唱，但楊依蘭还是呆呆不动地看着蘋果林那个方向。这时，从村里走出一个不过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梳着兩

根短短的小辮，辮稍上扎了一條新鮮的紅綢條。她名叫王潔蓉。她的臉是圓圓的，眼睛是大大的，講起話來象個小梆子。她最大的特点是哭時候象笑，笑時候象哭。

王潔蓉是退着走上來的，手里還拿了一個衣服包，她很怕別人看見，可是她偏偏沒看見楊依蘭，一直退到了楊依蘭身上，使兩人都吓了一跳。

楊依蘭 哦！是王潔蓉啊！

王潔蓉 哦！是楊依蘭大姐啊！

楊依蘭 你干啥哪？看吓的！

王潔蓉 你干啥哪？看吓的！

楊依蘭 我等人哪！（看見了王潔蓉手中的小包袱）我猜着啦！准是又進城去找對象去！

王潔蓉 看，你也學他們一樣胡給人家扣帽子啊！你們西村敢情辦社了，我們東村啥出路也沒有，連團組織生活也得到你們合作社里過去，我不進城找工作干啥？

楊依蘭 哎，我想起來啦，我們社里因婦女生產隊今天去摘蘋果，人手不夠，正想找幫工的呢！你參加一個吧！強似你閑得心都野了。

王潔蓉 人家能要咱們嗎？

楊依蘭 我還能騙你，去找那胖姐去，就說我答應啦！挺好的個小人，又是團員，別叫人家說閑話，告訴你個小廣播，明年我們就要轉高級社啦，干好了，我跟安書記說說吸收你到我們社里來。

王潔蓉 真的？（高興地拉住楊依蘭的手）你領我去一趟吧！

兩人說着走向村里。

噹！噹噹！村里的鐘声响起来了。太陽已冒了紅，一片金光透射过来。

王鳳霞，一个打扮得很俏皮的女人走上場来。她走到刘杰門前，敲了敲門。稍停，門开了，刘杰的母亲走了出来。她头上包着一塊手巾，看得出她正在病中。

王鳳霞 媽！您老好点啦？

刘 母 好！好不了啦！进屋坐吧！

王鳳霞 不啦！我还得套碾子去哪！媽，人家可又催啦！

刘 母 你也知道，我手头上連个抓药的钱也沒有啦！

王鳳霞 媽，这笔帳是我給您老保下来的，再不还人家可不答应我啦！

刘 母 噫！老大媳妇，你二兄弟打回信來說，他就要到家啦！

王鳳霞 人家一时也不能等啊！說有急用呢……我看，要不把这房子先頂出去吧！

刘 母 这个說什麼也不行，要了半輩子的飯，好不容易土改分了这么块落脚的地方……

王鳳霞 那您的利錢可就得馬上出啦，这您又嫌利太大。噫！可怎么好，我跟人家說的一妥百妥的。

刘 母 要不！（說着走进屋里取出一件皮襖来）先把你公公留下这件皮襖卖了吧！

王鳳霞 您不是想留着它送終时候穿嗎？……（見母捨不得，忙轉口）也好！省得看人家的臉子！您說是不！

媽！我要不忙就自己給您上集去跑一趟了，……

刘 母 一定得今天要嗎？

王鳳霞 您不是答应到今天一定……您老多会不是說話算話啊！

刘 母 好！我自己去托人吧！（返身走进屋里。）

王鳳霞 （向屋里）那我听您的信了！（下場。）

刘 母 （取出一把鎖，將門鎖上，然后夾上皮襖向村里走去）
啞！（下場。）

天色已經漸漸亮了，从蘋果林里，忽然鑽出一个人来。他穿了一身整齐的軍裝，只是缺符号，一看就知道是个复員軍人。他长得很清秀，經常透出点調皮的样子。他背上背了个又大又重的大背包，背包上还插了一支鉛管作的洞簫。他是刘杰。

刘杰好象已經不認識这兒是什么地方了，他左右張望了一下，見不到一个人，到自家門前一看，又是鎖着的，于是將背包卸下，跳到桥下洗起臉来。

在刘杰正洗臉时，楊依蘭又从林里走出来了。她一眼看見了正在洗臉的刘杰，她正想叫，刘杰却先开了口。

刘 杰 老乡！这兒是西王村吧！

楊依蘭見他这样問，忍住笑沉靜地注視着他不講話了。

刘 杰 （仔細一看，对面站的正是晝夜思念过的人，一下子僵立在一边不知所措了）啊！是你啊！

楊依蘭 还認得我这个老乡啊？（坦然大方地走到他面前。）

刘 杰 真認不得了，你变了，咱村也大了，我还以